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三十六

史部

宋史卷四百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七

吳昌裔

汪綱

陳宓

王霆

吳昌裔字季永中江人蚤孤與兄泳痛自植立不肯逐時好得程頤張載朱熹諸書輒研繹不倦嘉定七年舉進士聞漢陽守黃榦得熹之學往從之調閩中尉利路

轉運使曹彥約聞其賢俾司糴場時歲饑議糴上流昌
裔請發本倉所儲數萬而徐糴以償從之調眉州教授
眉士故尚蘇軾學昌裔取諸經爲之講說祠周惇頤及
顯頤載熹揭白鹿洞學規倣潭州釋奠儀簿正祭器士
習丕變制置使崔與之薦之改知華陽縣修學宮來四
方士斥羨錢二十萬緡買良田備旱通判眉州著苦言
十篇慮蜀甚悉攝郡事御軍有紀律尋權漢州故事比
攝官奉饋皆如真昌裔命削其半核兵籍興社倉郡政

畢舉興元帥趙彥呐議東納武仙西結秦鞏人莫敢言
昌裔獨奮筆力辨其非未幾武仙敗二州之民果叛端
平元年入爲軍器監簿改將作監簿改太常少卿徐僑
於人少許可獨賢之兼皇后宅教授昌裔以祖宗舊典
無以職事官充者力辭改吳益王府教授轉對首陳六
事其目曰天理未純天德未健天命未敕天工未亮天
職未治天討未公凡君臣之綱兄弟之倫舉世以爲大
戒而不敢言者皆痛陳之至於邊臣玩令陟罰無章尤

拳拳焉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避且曰今之朝綱果無所撓乎言及親故則爲之留中言及私昵則爲之訖了事有窒礙則節帖付出情有嫌疑則調停寢行今日遷一人曰存近臣之體明日遷一人曰爲遠臣之勸屈風憲之精采徇人情之去留士氣銷喪下情壅滯非所以糾正官衮助國脉也臺臣故事季詣獄點檢時有爭常州田萬四千畝平江亦數百畝株連百餘人視其牘乃趙善湘之子汝櫺汝樺也州縣不敢決昌裔連疏劾罷

之冬游雷春大雨雪昌裔居齋宮秉燭草疏凡上躬缺
失宮庭嬖私廟堂除授皆以爲言又言將帥方命女寵
私謁舊黨之用邊疆之禍皆此陰類且曰今大昕坐朝
間有時不視事之文私第謁假或有時不入堂之報上
有耽樂愒逸之漸下無協恭和衷之風內則嬖御懷私
爲君心之蠹外則子弟寡謹爲朝政之累遊言嚆沓寵
賂章聞欲蕭勺大和得乎又念蜀事阽危條四事以進
實規撫審功賞訪軍實儲帥才時有果閬州守臣逃遁

而進職有知遂寧李煒父子足迹不至邊庭而受賞債
軍之趙楷棄城之朱揚祖皆不加罰又帥臣趙彥呐年
老智衰其子淫刑黷貨士卒不用命安癸仲恥遭枰彈
經營復用欲起謫籍以代帥垣昌裔皆抗疏彈擊又歷
言三邊之事曰今朝廷之上百辟晏然言論多於施行
浮文妨於實務后族王宮之冗費列曹坐局之常程羣
工閑慢之差除諸道非泛之申請以至土木經營時節
宴遊神霄祈禳大禮錫賚藻飾治具無異平時至於治

兵足食之方修車備馬之事乃缺畧不講且援靖康之
敝痛哭言之出爲大理少卿屢疏引去不許會杜範再
入臺擊參政李鳴復謂昌裔與範善必相爲謀者數讒
之以權工部侍郎出參贊四川宣府司軍事人曰此李
綱救太原也太原不可救特以綱主戰故出之耳昌裔
曰君命也不可不一行慷慨襆被出關忽得疾中道病
甚帝聞之授祕閣修撰改嘉興府昌裔曰吾以疾不能
歸救父母上負聖恩下負此心若舍遠就近舍危就安

人其謂我何辭至四五而言者以避事論矣改贛州辭以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宮遷浙東提刑辭改知婺州發告旱民日夜望之乃不忍終辭減騶從供帳遣僚佐召邑令周行阡陌蠲粟八萬一千石錢二十五萬緡有奇加集英殿修撰卒以寶章閣待制致仕昌裔剛正莊重遇事敢言典章多所閑習嘗輯至和紹興諸臣奏議本末名儲鑑又會萃周漢以至宋蜀道得失興師取財之所名蜀鑑有奏議四書講義鄉約口義諸老記聞容

臺議禮文集行于世初昌裔與徐清叟杜範一日並入
臺皆天下正士四方想聞風采人至作三諫詩以侈之
然才七閱月以遷故莫不惋惜云後諡忠肅

汪綱字仲舉縣縣人簽書樞密院勃之曾孫也以祖蔭
入官淳熙十四年中銓試調鎮江府司戶參軍馬大同
鎮京口強毅自任綱言論獨不詭隨議者欲以兩淮鐵
錢交子行於沿江廷議令大同倡率行之綱貽書曰邊
面行鐵錢慮銅寶洩於外耳私鑄盛行故錢輕而物重

今若場務出納不以鐵錢取息堅守四色請買舊制治
鑄定額不求餘羨重禁以戢私鑄支散邊戍與在軍中
半者無異不以鐵錢準折則淮民將自便之何至以敝
內郡邪大同始悟試湖南轉運司又中綱笑曰此豈足
以用世澤物耶乃刻意問學博通古今精究義理覃思
本原調桂陽軍平陽縣令縣連溪峒蠻蜚與居綱一遇
以恩信科罰之害既三十年綱下車首白諸臺罷之桂
陽歲貢銀二萬九千餘兩而平陽當其三分之一綱謂

向者銀礦全發價輕故可勉以應今地寶已竭市於他
郡其價倍蓰願力請痛蠲損之歲饑旁邑有曹伍者羣
聚惡少入境彊貸發廩衆至千餘挾界頭牛橋二砦兵
爲援地盤踞萬山間前後令未嘗一涉其境不虞綱之
至也相率出迎綱已夙具酒食令之曰汝何敢亂順者
得食亂者就誅夜宿砦中呼砦官詰責不能防守狀皆
皇恐伏地請死杖其首惡者八人發粟賑糶民賴以安
改知金壇縣親嫌更弋陽縣父義和爲侍御史主管佑

神觀尋丁父喪服除知蘭溪縣決摘如神歲旱郡倚辦
勸分綱謂勸分所以助義倉一切行之非所謂安富恤
貧也願假常平錢爲糴本使得循環迭濟又躬勸富民
浚築塘堰大興水利餓者得食其力全活甚衆郡守張
抑及部使者列綱爲一道荒政之冠以言去邑人相率
投匭直其事綱力止之繼知太平縣主管兩浙轉運使
文字未赴罹內艱擢監行在左藏西庫屬金人殺其主
允濟自立遣使來告襲位議者即欲遣幣綱言使名不

遜當止之境上姑命左帑視例計辦或且留京口總司
令盱眙諭之曰紀年名節皆犯先朝避忌歲幣乃爾前
主所增今既易代當復隆興大定之舊俟此議定而後
正旦生辰之使可遣遲以歲月吾擇邊將葺城堡簡軍
實儲峙糗糧使沿邊屹然有不可犯之勢聽其自相攻
擊然後以全力制其後廟堂韙之提轄東西庫又幹辦
諸司審計司以選知高郵軍陸辭言揚楚二州當各屯
二萬人壯其聲勢而以高郵爲家計砦高郵三面阻水

湖澤與阻戎馬所不能騁獨西南一路直距天長無險可守乃去城六十里隨地經畫或浚溝塹或備設伏以扼其衝又慮湖可以入淮招水卒五千人造百艘列三砦以戒非常興化民田濱海昔范仲淹築堰以障島鹵守毛澤民置石礮函管以疏運河水勢歲久皆壞綱乃增修之部使者聞于朝增一秩提舉淮東常平淮米越江有禁綱念淮民有警則室廬莫保歲凶則轉徙無歸豐年可以少蘇重以苛禁自分畛域豈爲民父母意哉

請下金陵糴三十萬以通淮西之運京口糴五十萬以通淮東之運又言兩淮之積不可多昇潤之積不可少平江積米數百萬陳陳相因久而紅腐宜視其收貯近久取餉輦下百司諸軍江上歲餽當至京者貯之京口金陵轉漕兩淮中都諸倉亦當廣糴以補其數制置使訪綱備禦孰宜先綱言淮地自昔號財賦淵藪西有鐵冶東富魚稻足以自結淮右多山淮左多水足以自固誠能合兩淮爲一家兵財通融聲勢合一雖不假江浙

之力可也祖宗盛時邊郡所儲足支十年慶歷間中山

一鎮尚百八十萬石今宜上法先朝令商旅入粟近塞

而算請錢貨於京師入粟拜爵守之以信則輸者必多

邊儲不患不豐州郡禁兵本非供役乃就糧外郡耳今

不爲戰鬪用乃使之共力役緩急戍守專倚大軍指日

待更不安風土豈若土兵生長邊地墳墓室家人自爲

守邪當精擇伉壯廣其尺籍悉隸御前軍額分擘券給

以助州郡衣糧之功大率如山陽武鋒軍制則邊面不

必抽江上之戍江上不必出禁闡之師生券更番勞費
俱息時有獻言制司廣買荒田開墾以爲營田綱以爲
荒瘠之地不難辦而工力水利非久不可棄產欺官良
田終不可得耗費公帑開墾難就曷若勸民盡耕閒田
圳澮堙塞則官爲之助變瘠爲沃使民有餘蓄晁錯入
粟之議本朝便糴之法在其中矣制司知其無益乃止
淮東煮鹽之利本居天下半歲久弊滋鹽本日侵帑儲
空竭負兩總司五十餘萬亭戶二十八萬借撥於朝廷

五十萬又會餉所復鹽鈔舊制弗許商人預供貼鈔錢
鹽司坐是窘不能支綱挾摭隱伏凡虛額無實詭爲出
內飛走移易事制曲防課乃更羨既盡償所負又贏金
三十萬緡爲樁辦庫以備鹽本之闕添置新竈五十所
諸場悉視乾道舊額三百九十萬石通一千三百萬緡
課官吏之殿最綱約已率下辭臺郡之互餽獨增場官
奉以養其廉擢戶部員外郎總領淮東軍馬財賦時邊
面多生券山東歸附月餼錢糧以緡計增三十有三萬

米以石計增六萬真楚諸州又新招萬弩手皆仰給總
所而浙西鹽利積負至七十餘萬緡諸州漕運不以時
至綱核名實警稽慢區畫處分餉事賴以不乏移疾乞
閒得直秘閣知婺州改提點浙東刑獄皆屢辭不得請
慮囚至婺有奴挾刃欲殘其主不遇而殺其子誦譌妄
牽連徑出斬之釋衢囚之寃者台盜鍾百一非共盜尉
覬賞躡申制司綱謂治盜雖尚嚴豈得鍛鍊傳會以成
其罪邪於是得減死禱雨龍瑞宮有物蜿蜒朱色盤旋

壇上者三日網曰吾欲雨而已毋爲異以惑衆言未竟
雷雨大至歲以大熟進直煥章閣知紹興府主管浙東
安撫司公事兼提點刑獄訪民瘼罷行尤切蕭山有古
運河西通錢塘東達台明沙漲三十餘里舟行則膠乃
開浚八千餘丈復創肺江口使泥淤弗得入河水不得
洩於涂則盡甃以達城閭十里創一廬名曰施水主以
道流於是舟車水陸不問晝夜暑寒竟行利涉歡訢忘
費屬邑諸縣瀕海而諸暨十六鄉瀕湖蕩灤灌溉之利

甚博勢家巨室率私植埂岸圍以成田湖流既束水不
得去雨稍多則溢入邑居田間寢蕩瀕海藉塘爲固隄
岸易圯鹹鹵害稼歲損動數十萬畝蠲租亦萬計以綱
言詔提舉常平司發田園奇援巧請一切峻卻而湖田
始復郡備緡錢三萬專備修築而海田始固綱謂是邦
控臨海道密拱都畿而軍籍單弱乃招水軍刺义手教
習甚專不令他役創營千餘間寬整堅密增置甲兵威
聲赫然兼權司農卿尋直龍圖閣因任理宗即位詔爲

右文殿修撰加集英殿修撰復因任又加寶謨閣待制

寶慶三年大水綱發粟三萬八千餘緡錢五萬振之蠲

租六萬餘石捐瘠頓蘇無異常歲越有經總制窠名四

十一萬其中二十五則紹興以來虛額也前後帥懼負

殿以修奉攢宮之資偽增焉綱謂負殿之責小罔上之

罪大撫其實以聞詔免九萬五千緡而宿弊因是著明

矣紹定元年召赴行在綱入見言臣下先利之心過於

狗義爲身之計過於謀國媮惰退縮奔競貪黷相與爲

欺宜有以轉移之帝曰聞卿治行甚美越中民力如何
對曰去歲水潦諸暨爲甚今歲幸中熟十年之間千里
晏平皆朝廷威德所及臣何力之有權戶部侍郎越數
月上章致仕特畀二秩守戶部侍郎仍賜金帶卒越人
聞之多墮淚有相率哭於寺觀者綱學有本原多聞博
記兵農醫卜陰陽律歷諸書靡不研究機神明銳遇事
立決在越佩四印文書山積而能操約御詳治事不過
二十刻公庭如水卑官下吏一言中理慨然從之爲文

尤長於論事援據古今辨博雄勁服用不喜奢麗供帳車乘雖敝不更所著有恕齋集左帑志漫存錄

陳宓字師復丞相俊卿之子少嘗及登朱熹之門熹器異之長從黃榦遊以父任歷泉州南安鹽稅主管南外睦宗院再主管西外知安溪縣嘉定七年入監進奏院時無敢慷慨盡言者宓上封事言宮中宴飲或至無節非時賜予爲數浩穰一人蔬食而嬪御不廢於擊鮮邊事方殷而樁積反資於妄用此宮闈儀刑有未正也大

臣所用非親即故執政擇易制之人臺諫用慎默之士
都司樞掾無非親暱貪吏靡不得志廉士動招怨尤此
朝廷權柄有所分也鈔鹽變易楮幣秤提安邊所創立
固執已見動失人心敗軍之將躡躋殿巖庸鄙之夫久
尹京兆宿將有守成之功以小過而貶三牙無汗馬之
勞託公勤而擢此政令刑賞多所舛逆也若能交飭內
外一正紀綱天且不雨臣請伏面謾之罪奏入丞相史
彌遠不樂而中宮慶壽三牙獻遺至是爲之罷卻尋遷

軍器監簿九年轉對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

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陛下臨政雖勤而治功未舉奉

身雖儉而財用未豐愛民雖仁而實惠未徧良由上下

相蒙務於欺蔽匭奏囊封有懷畢吐陛下付近臣差擇

是有意於行其言也而有司惟取專攻上躬與移咎牧

守之章騰播中外以答觀聽今赤地千里蝗飛蔽天如

此其可畏猶或諱晦以旱不爲災蝗不害稼其他誣罔

抑又可知臣故曰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施設浸異厥

初凡建議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逐諫官言事稍直則以他職徙忠憤者指爲不端切直者目曰沽名衆怨所萃則相繼超升物論所歸則以次疏外某人之遷是嘗重人罪以快同列之私忿者某人之擢是嘗援古事以文邇日之天變者直節重望以私嫌而久棄老姦宿藏以巧請而率復使大臣果能杜倖門塞邪徑則舉錯當而人心服臣故曰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平居未嘗立異遇事不敢盡言有如金人再通最關國體近而侍從下

至生徒莫不力爭冀裨廟算獨於言責不出一辭輦轂之下乾沒巨萬莫之誰何州縣之間罪僅毫髮撫以塞責大臣所欲爲之事則遂之所不右之人則排之仁宗時有宰相奉行臺諫風旨之譏今乃有臺諫不敢違中書之誚豈祖宗設官之初意哉臣故曰臺諫之言貴乎直三者機括所繫願陛下幡然悔悟昭明德以照臨百官大臣臺諫亦宜公心直節以副望治之意指陳蔽事視前疏尤剴切焉竊遂請罷歸在告日擢太府丞不拜

出知南康軍詣史彌遠別彌遠曰子言甚切當第愚昧
不能行殊有愧耳至官歲大祲奏蠲其賦十之九會流
民羣集必就役之築江隄而給其食時造白鹿洞與諸
生討論改知南劍州時大旱疫蠲逋賦十數萬且弛新
輸三之一躬率僚吏持錢粟藥餌戶給之創延平書院
悉倣白鹿洞之規知漳州未行聞寧宗崩嗚咽累日亡
何請致仕寶慶二年提點廣東刑獄章復三上乞不就
直秘閣主管崇禧觀宓拜祠命而辭職名卒進職一等

致仕三學諸生以起宓爲請而沒已閱月矣初宓之在朝也寺丞丁煇往使金宓歎曰世讐未復何以好爲錢詩有百年中國豈無人之句後數年聞關外不靖以書抵煇曰蜀口去關外雖遠實如一身近事可寒心皆士大夫之罪豈非賄道不絕之故耶煇服其言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爲朱墨銘謂朱屬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

者端平初殿中侍御史王遂首言宓事先帝有論諫之
直而不及俟聖化之更宜褒其身後以勸天下之爲臣
者帝爲感動詔贈直龍圖閣所著書有論語注義問答
春秋三傳抄讀通鑑綱目唐史贅疣之藁數十卷藏於
家

王霆字定叟東陽人高大父豪帥衆誅方臘以功補官
霆少有奇氣試有司不偶去就武舉嘉定四年中絕倫
異等喬行簡考藝別頭喜曰吾爲朝廷得一帥才矣授

承節郎從軍于鄂帥鍾興嗣戍邊請于樞密院以霆爲
隨軍都錢糧官總領綦奎委霆專一教閱總效軍尋委
帥師守禦黃州沿江制置副使李璫辟置幕下淮右兵
叛遣霆招諭之霆於軍事知無不言謂招募良家子不
可以夤緣關節冒濫其間防守江面全藉正軍若義勇
民兵特可爲聲援耳而所謂大軍羸病者多兵械損舊
豈不敗事調兵防江當於江岸創屋居之使之專心守
禦諸軍伍法既廢平居則無以稽其虛藉冒請之弊無

以糾其竄逸生事之人緩急則無以稽其併力向敵之志無以連其逃陳不進之心此尉繚子所以著東部伍之令太公謂伍法爲要者謂此也用兵不以人數多寡爲勝負惟教習之精否則勝負之形可見矣理宗即位特差充浙西副都監湖州駐劄時潘甫等起兵事甫定霆因綏撫之鎮江都統趙勝辟爲計議官時李全寇鹽城攻海陵勝出戍揚州屬官多憚從行霆慨然曰此豈臣子辭難之日至揚子橋人言賊兵昨日在南門去將

安之霆竟至南門以帥憲之命董三城事勝次第出城
接戰霆必身先士卒大小十八戰無一不利奪賊壕築
土城焚城門賊氣爲懾差知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樞
密院命節制黃甫後營彈壓諸道軍馬諸道兵二十萬
將往收復楚州霆帥所部爲犄角之助大帥薦之召試
爲閣門舍人入對言恢復之說有二曰規撫曰機會顧
今日之規撫安在哉守令所以牧民而惠養之未加將
帥所以御軍而拊循之未至邦財未裕而楮券之弊浸

深軍儲未豐而和糴之害徒慘官有土地而荒蕪民因
賦役而破蕩獄訟類成冤抑銓曹率多淹留薦舉無反
坐貪徒得以引類而通班按刺不徇公微官易以迕意
而連譴以言郡計則紛耗於囊橐包苴以言戰功則多
私於親昵故舊至如降卒中處養虎遺患輕敵開邊以
肉餒虎夫以規撫之切要者而不滿人意如此臣敢輕
進恢復之說以誤上聽哉凡臣之所陳者誠播告中外
之臣悉懲其舊而圖其新規撫既立然後義旗一麾諸

道並進臣力尚壯願效前驅惟陛下堅定而勉圖之帝
稱其言可采升武功大夫出知濠州賜金帶至州節浮
費糴粟買馬以備不虞尋差知安豐軍臣僚上言王霆
在濠人甚安之不宜輕易詔再任濠職事修舉特轉橫
班諸使交薦之北兵至浮光其民奔遁相屬於道朝論
以爲霆可守之乃知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冒雪夜行
倍道疾馳至州分遣間探整飭戰守之具大戰于謝令
橋先人遂安督府魏了翁以書來慰安之以緡錢十萬

勞其軍霆以召尋爲吉州刺史仍知光州霆固辭丞相
鄭清之制置使史嵩之皆數以書留霆霆不從且曰士
大夫當以世從道不可以道從世也再授閤門舍人尋
爲達州刺史右屯衛大將軍兼知蘄州不赴尋遷淮西
馬步軍副總管兼淮西遊擊軍副都統制論遊擊軍十
事不報提舉崇禧觀知高郵軍流民弟邦傑聚衆三千
人爲盜霆勦其渠魁餘黨悉散時議出師和者甚多霆
以爲莫若遣間探覘敵情如不得已然後行之否則無

故自蕩其根本是外兵未至而內兵先慘烈也諸軍畢
行惟高郵遲之境內賴以安全由是與時迕而讒者益
衆提舉雲臺觀執政期論邊事且謂朝廷即有齊安之
命霆曰秋防已急邊守不宜臨時更易盍少需之乃授
帶行左領軍衛大將軍充沿江制置副使司計議官霆
乃撰沿江等邊誌一編上之制置使董槐鄧泳交薦之
差知壽昌軍改蘄州建學舍祠忠臣嘗歎曰兩淮藩籬
也大江門戶也三輔堂奧也藩籬不固則門戶且危門

戶既危則堂與豈能久安乎於是貽書丞相杜範乞瞰
江審察形勢置三新城蘄春置于龍眼磯安慶置于孟
城滁陽置于宣化不報卒初其父析業霆獨以讓其兄
處宗族有恩意嘗訓其子弟曰窮理盡性學之本也有
玉溪集行于世

論曰吳昌裔訪道東南一何勤哉故其造深醇見諸事
功者足以知其學無雜也汪綱之遺愛在越先民所謂
擇賢久任者固不我欺矣陳宓以宰相子論諫之直于

今有光王霆通兵家言而謂不可以道從世此古人謀
帥貴乎說禮樂而敦詩書也

宋史卷四百八

謹案卷四百八第五頁後四行試湖南轉運司又
中按又中疑訛

第十八頁前二行民因賦役而破蕩刊本賦訛賊
據監本改

第十九頁前六行流民弟邦傑按弟非姓疑訛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朱文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四百九十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六千三十七

史部

宋史卷四百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八

高定子

高斯得

張忠恕

唐璘

高定子字瞻叔利州路提點刑獄兼知沔州稼之弟也
嘉泰二年舉進士授郫縣主簿吳曦畔乞解官養母曦
誅攝府事宇文公紹以忠孝兩全薦之調中江縣丞父

就養得疾定子衣不解帶者六旬居喪哀毀骨立服除
成都府路諸司辟丹稜令尋以同產弟魏了翁守眉改
監資州酒務丁母憂服除差知夾江縣前是酒酤貸秫
於商人定子給錢以糴且寬權酤民以為便麻菽舊有
征定子悉弛之會水潦洊饑貧民競餓無所於糴定子
曰女母憂女第持錢往常所糴家以俟迺發縣廩給諸
富家俾以時價糴至秋而償須臾米溢於市鄰邑有爭
田十餘年不決部使者以屬定子定子察知偽為質劑

其人不伏定子曰嘉定改元詔三月始至縣安得有嘉定元年正月文書邪兩造遂決四川總領所辟主管文字同幕有以趣辦為能迫促諸郡者定子白使者斥去之總領所治利州倚酒權以佐軍用吏姦盤錯定子躬自究詰酒政遂平後來者復欲增課定子曰前以吏蠹亦既革之今又求益是再權也乃止制置使鄭損彊復自用誤謂總領所擅十一州小會子之利奏請廢之令下民疑而罷市定子力爭謂小會子實以代錢百姓貿

易賴是以權川引罷則闕隴之民交病況又隆興間得
旨為之非擅也乃得存其半損又欲增總領所鹽課取
舊貸軍費定子辨其顛末損乃釋然曰二司相關處公
每明白洞達言之使人爽然自失尋差知長寧軍長寧
地接夷獠公家百需皆仰漕井鹽利來者往往因以自
封殖制置司又權入其半定子至爭於制置使得蠲重
賦差知綿州大元兵穿鳳州塞破武休下興元小校張
鉞以其徒潰入文州殺守臣楊必復將自龍趨緜以闕

成都安撫使黃伯固聞之亟奏定子兼參議官措置文
龍備禦定子乃部分諸軍扼清塘巔鉞就擒已而劔南
大震定子語僚吏曰諸君去留不敢拘若某則守城郭
封疆之臣有死而已戒羣胥曰潰軍流民不過欲得錢
糧爾吾將盡發吾州之藏與截諸司之綱為朝廷扞蔽
全蜀我去聽汝等殺我汝等逃吾斫汝頭矣乃下令招
潰卒人給緡錢五十米一石命都監陳訓專任接納訓
忽奔告曰諸軍雖受招不肯釋甲奈何定子乃令帳下

率衣甲於兩廡以俟戒毋輕動俄而諸軍盛陳兵以至

吏士皆股栗定子坐堂上傳令勞苦之諸軍皆拜定子

開諭以理使還本部以俟給犒諸將聞之亦來上謁定

子復慰安之因問汝等何為至此皆曰制置使未知存

亡諸軍無主定子曰大帥不過暫移治爾已遣人訪所

在苟終不獲我當為汝曹主張且諸軍至此以無糧故

吾州當任供億又曰敵將復會於此盍避之定子曰我

文官也不畏死汝將軍也世世衣食縣官乃欲避敵乎

我是守臣死則死於此爾有欲殺太守者一槍足矣軍

器安用多為今諸軍大集萬一敵至能戮力出戰是汝

曹立功報國之機也不猶愈於深入內郡為罪滋大乎

衆悅而去乃遣吏給犒如令闢寺觀祠宇以舍之亡幾

何敗將和彥威陳邦佐曹簾張涓姚承祖等皆集於彰

明剽掠尤甚彥威遣邦佐入州大言駭衆謂定子曰知

府何不去和太尉兼兩戎司威權甚重麾下兵且二萬

餘欲來駐此今至矣定子謂曰本州素非備禦之地大

將以兵入欲何為者第來吾固有以相待邦佐色沮乃
曰已遣幕府來議至則一遊士爾繆為恭敬要索甚大
定子答曰軍將入吾境當受吾節制惟各守紀律則給
以錢糧若敵至為國一死則忠臣孝子愈於病五日不
汗死者幕府莫能對出彥威符移有云大府招戢散軍
人給錢米若干今所部不下二萬人願如數得之定子
報曰本州已下此令何敢食言但所給者乃潰軍就招
免罪之人部統所部非潰也若以此例相給其肯受乎

彥威得檄甚慙乃乞別給錢糧以饗軍定子即捐四十萬緡與之仍趣其還戍蓋定子身任兩司之責極其勞勩以收捕張鉞功進三官以防遏招收潰兵功又進一官進直寶章閣再任頃之召入奏事吏民追送莫不流涕鄰郡聞定子至焚香夾道舉手加額曰微公吾屬塗炭久矣定子之未去郡也伯兄稼以權利路提刑上印而歸了翁亦至自靖州過定子於綿定子為築棣萼堂飲酒賦詩為樂一時以為美談入對極言時敝時史彌

遠執國柄久故有曰陛下優禮元勛俾得以弛繁機而
養靜壽朝廷得以新百度而革因循不亦善乎既對人
為定子危之定子曰乖逢得喪是有命焉吾得盡言乃
報君職分也越兩月乃遷刑部郎中彌遠沒言之者紛
然識者謂定子先事有言視諸人為難尋以直實謨閣
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陞辭帝曰淮師巡邊卿知之乎輔
車之勢漕運為急卿是行宜斟酌緩急以相通融定子
因上疏論邊事甚周悉帝嘉納焉踰年召入奏事會稼

死事於沔州上疏引疾乞歸田里不許尋遷軍器監又

遷太府少卿升計度轉運副使有事於明堂天大雷雨

詔求言定子反覆論敬懼災異之意復召入遷司農卿

兼玉牒所檢討官入對言內治不修外懼不謹近親有

豫政之漸近習有弄權之漸小人有復用之漸國柄有

陵夷之漸士氣有委靡之漸主勢有孤立之漸宗社有

阽危之漸天變日多地形日蹙昔有危脈今有危形昔

有亡理今有亡證又請明詔沿流帥守將吏思出奇乘

險求為水陸可進之策升兼樞密都承旨又遷太常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累言邊事遷起居舍人尋兼中書舍人參贊京湖江西督視府事定子親往周視新城大犒諸軍激厲守將遷禮部侍郎仍兼中書舍人即軍中賜金帶詔以督府事入奏既至帝勞問甚渥特進一官尋兼宗政殿說書兼直學士院未幾改侍講權禮部尚書升兼侍讀入奏言國無仁賢無禮義無政事有類叔世帝竦然尋兼直學士修孝宗寧宗日歷書成上進擢

拜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吏部尚書升兼修國史實錄院
修撰賜衣帶鞍馬乞召收李心傳卒成四朝志傳時禮
部尚書杜範吏部侍郎李韶皆以伉直稱或乞身求去
或卧家不出定子言人主寄耳目者臺諫也補耳目之
所不逮者法從之論思百官之輪對則上必論君德之
粹駁次必言朝政之得失舍是而使之但言常程姑應
故事畏縮乎雷霆之威阿徇乎宰執之好遜避乎耳目
之官則凡論思等事皆不必論矣宜速返李韶以開不

諱之門勉起杜範以伸敢言之氣因乞歸田甚力進端
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兼權參知政事仍舊職知
福州福建安撫大使力辭退居吳中深衣大帶日以著
述自娛以資政殿學士轉一官致仕卒贈少保定子作
同人書院於夾江修長興學創六先生祠蓋以教化為
先務所著存著齋文集北門類藁薇垣類藁經說紹熙
講議奏議歷官表奏行世

高斯得字不妄利州路提點刑獄知沔州稼之子也少

從李坤臣學坤臣瞽斯得左右扶持之中成都路轉運
司試補入太學紹定二年舉進士授利路觀察推官越
二年辟差四川茶馬幹辦公事李心傳以著作佐郎領
史事即成都修國朝會要辟為檢閱文字端平二年九
月稼死事於沔時大元兵屯沔斯得日夜西嚮號泣會
其僮至自沔知稼戰沒處與斯得潛行至其地遂得稼
遺體奉以歸見者感泣服除而哀傷不已無意仕進心
傳方修四朝史辟為史館檢閱秩同祕閣校勘蓋創員

也斯得分修光寧二帝紀尋遷史館校勘又遷軍器監
主簿兼史館校勘時丞相史嵩之柄國斯得遇對空臆
盡言冬雷斯得應詔上封事乞擇才並相由是迂嵩之
意遷太常寺主簿仍兼史館校勘時斯得叔父定子以
禮部尚書領史事時人以為美談會太學博士劉應起
入對挂嵩之嵩之恚使其黨言叔父兄子不可同朝以
斯得添差通判紹興府淳熙二年四朝帝紀書成上之
嵩之妄加毀譽於理宗濟王改斯得所草寧宗紀末卷

斯得與史官杜範王遂辨之範報書亦有姦人勦入邪說之語然書已登進矣心傳藏斯得所草題其末曰前史官高某撰而已踰年添差通判台州範既入相召為太常博士遷祕書郎六年正月朔日有食之斯得應詔上封事言大姦嗜權巧營奪服陛下奮獨斷而罷退之是矣諫憲之臣交疏其惡或請投之荒裔或請勒之休致陛下苟行其言亦足昭示意向渙釋羣疑乃一切寢而不宣歷時既久人言不置然後黽勉傳諭委曲誨姦

俾於襲經之時妄致掛冠之請因降祠命苟塞人言又有姦人陰為之地是以譌言並興善類解體謂聖意之難測而大姦之必還莽卓操懿之禍將有不忍言者時監察御史江萬里及它臺諫累疏論嵩之罪惡竟不施行第因嵩之致仕予祠而已故斯得封事首及之又言大臣貴乎以道事君今乃獻替之義少而容悅之意多知恥之念輕而患失之心重內降當執奏則不待下殿而已行濫恩當裁抑則不從中覆而遽命嫉正而庇邪

喜同而惡異任術而詭道樂媮而憚勞陛下虛心委寄
所責者何事而其應乃爾時范鍾獨當國過失日章故
斯得及之又言便嬖側媚之人尤足為清明之累腐夫
巧讒而使傳幾搖妖嬖外通而魁邪密主陰姦伏蠱互
煽交攻陛下之心至是其存者幾希矣陛下之心大化
之本也洗濯磨淬思所以更之乃徒立為虛言無實之
名而謂之更化此天心之所以未當大異之所以示儆
也言尤切直帝嘉納焉又言羣臣龐襍宮禁奇袤黷貨

外交豈可坐視而不之問顧乃并包兼容之意多別邪
辨正之慮淺憂讒避謗之心重直前邁往之志微遂使
衆臣爭衡大權旁落養成積輕之勢以開窺覷之漸設
有不幸變故乘之上心一移凶渠立至使宗社有淪亡
之憂衣冠遭魚肉之禍生靈罹塗炭之厄當是時也能
潔身以去其能逃萬世之清議乎於是羣憚悚懼或泣
懇上前或上章求去合力排擯斯得遂求補外在告幾
百餘日於是差知嚴州斯得三請乞祠不許嚴環山為

郡雖豐歲猶仰他州夏旱斯得蠲租發廩招糴勸分請
於朝得米萬石以振濟遷浙東提點刑獄遂劾知處州
趙善瀚知台州沈墜等七人以勢厲民疏上不報改江
西轉運判官斯得具辭免上奏曰臣劾奏趙善瀚等七
人未聞報可固疑必有黨與營救惑誤聖聽今奉恩除
乃知中臣所料善瀚者侍御史周坦之婦翁也賊吏之
魁錮於聖世鄭清之與之有舊復與州符沈墜者簽書
樞密院事史宅之妻黨也祖宗以來未有監司按吏一

不施行者壞法亂紀未有甚此臣身為使者劾吏不行
反叨易節若貪榮冒拜則與世之頑頓無恥者何異乞
併臣鑄罷以戒奉使無狀者章既上坦自謂已任臺諫
而反見攻徧懇同列論斯得同列難之計急自上章劾
罷斯得新任未幾坦亦罷七人竟罷去移湖廣提點刑
獄薦通判潭州徐經孫等六人攸縣富民陳衡老以家
丁糧食資彊賊刼殺平民斯得至有懇其事者首吏受
賕而左右之衡老造庭首吏拱立斯得發其姦械首吏

下獄羣胥失色股栗於是研鞫具得其狀乃黥配首吏具白朝省追毀衡老官資簿錄其家會諸邑水災衡老願出米五萬石振濟以贖罪衡老壻吳自性與衡老館客太學生馮煒等謀中傷斯得盜拆官櫝斯得白於朝復正其罪出一篋書具得自性等交通省部吏胥情狀斯得并言於朝下其事大府索出賕銀六萬餘兩黥配自性及省寺高鑄等二十餘人初自性厚賂宦者言於理宗曰斯得以緡錢百萬進願易近地一節理宗曰高

某硬漢安得有是而斯得力求去清之以書留之又薦
李晞顏等五人加直祕閣湖南轉運判官改尚右郎官
未至改禮部郎中上疏極論時事改權左司力辭內批
兼侍立脩注官言水災曰願陛下立罷新寺土木速反
迂旨諸臣遏絕衰說主張善良謹重刑辟愛惜士類抑
遠佞臣絕其干撓則天意可回和氣可召矣會斥左司
徐霖帝慮給事中趙汝騰爭逐霖事乃徙汝騰翰林學
士汝騰聞命即去國斯得言汝騰一世之望宗老之重

飄然引去陛下遂亦棄之有如弁髦中外驚怪將見賢

者力爭不勝而去小人踊躍增氣而來陛下改紀僅數
月初意遽變臣深惜之時上封事言得失者衆或者惡
其謹諷遂謂空言徒亂人聽無補國事斯得因轉對言
諸臣之言上則切劘聖主下則砥礪大臣內則推壓姦
邪外則銷遏寇虐顧以為無補於實政乎空言之譏好
名之說欲一網君子而盡去之其言易入其禍難言此
君子去留之機國家安危之候不可不深留聖慮者也

監察御史蕭泰來論罷踰年以直寶文閣知泉州力辭
遷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朝廷行自實田斯得言按史
記秦始皇三十一年令民自實田主上臨御適三十一
年而異日書之史冊自實之名正與秦同丞相謝方叔
大槐即為之罷董槐入相召為司農卿程元鳳入相改
祕書監丁大全入相監察御史沈炎論斯得以閩漕交
承錢物下郡吏大府榜死數人先是吳自性之獄高鑄
為首惡黥配廣州捐資免行至是為相府監奴嗾炎發

其端京尹顧岩傳會其獄安吉守何夢然奉行其事陵
鑠甚至斯得不少挫竟無所得大全既謫朝廷罪其委
任非人遂斬鑄斯得既拜浙西提點刑獄之命炎浙西
人泣於上前乞更之移浙東提舉常平命下給事中章
鑑繳還斯得杜門不出著孝宗繫年要錄彗星見應詔
上封事曰陛下專任一相虛心委之果得其人宜天心
克享災害不生而庚申己未之歲大水為災浙西之民
死者數百千萬連年旱暵田野蕭條物價翔躍民命如

綫今妖星突出其變不小若非大失人心何以致天怒
如此之烈封事之上也似道匿不以聞度宗即位召為
祕書監又論罷復遷祕書監屢辭不許擢起居舍人兼
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侍講進讀之時每於
天命去留之際人心得失之因前代治亂之故祖宗基
業之難必反復陳之兼權工部侍郎遂兼同修國史實
錄院同修撰仍兼侍講進孝宗繫年要錄綱目帝善之
大元軍下襄陽斯得疏論言事最為切要帝嘉納遷工

部侍郎屢求補外以顯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度宗崩陳
宜中入相以權兵部尚書召斯得痛國事之阽危疏言
誅姦臣以謝天下開言路以回天心聚人才以濟國事
旌節義以厲懦夫竭財力以收散亡忠憤激烈指陳當
時之事無所遺擢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進端明殿
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同提舉編修敕令及
經武要畧大元兵下饒州江萬里赴水死事聞贈太傅
斯得言贈恤之典所當度越故常以風厲天下遂加贈

太師又言賞通判池州趙郊發死節太薄乃加贈待制
臺諫徐直方等四人論似道誤國之罪乞安置嶺表簿
錄其家丞相留夢炎庇護似道止令散官居住且謂簿
錄擾及無辜斯得謂散官則安置追降官分司則居住
祖宗制也夢炎語塞夢炎乘間直罷去平章事王爚監
察御史俞浙併罷斯得於是宋亡矣所著有詩膚說儀
禮合抄增損刊正杜佑通典徽宗長編孝宗繫年要錄
恥堂文集行世

張忠恕字行父右僕射浚之孫以祖任監樓店務入府
幕時韓侂冑權勢熏灼嘗奪民間已許嫁女夫家以告
忠恕白尹歸其父母尹不能難再調廣西轉運司主管
文字改通判沅州主管京湖宣撫司機宜文字知澧州
開禧末入為籍田令屬太廟鴟吻為雷雨壞神主遷御
忠恕因輪對請廣言路通下情寧宗嘉納嘉定五年遷
軍器丞進太府丞出知湖州遷司農丞知寧國府夏旱
請於朝得賜僧牒五十米十萬七千餘石常平使者欲

均齊而勿勸糴忠恕慮後無以濟遂核戶口計歲月嚴
戒諸邑諭大家發蓋藏

闕

所見寢異

以言去主管冲佑觀起知鄂州改湖北轉運判官兼知
鄂州召為屯田郎官丁內艱免喪入為戶部郎官入對
極言邊事其慮至遠理宗即位忠恕移書史彌遠請取
法孝宗行三年喪且曰孝宗始自踐阼服勤子職凡二
十有七年今上自外邸入繼大統未嘗躬一日定省之
勞欲報之德視孝宗宜有加既而宰輔率百僚請太母

同聽政忠恕復貽書史彌遠謂英宗以疾仁哲以幼母

后垂簾有不容已惟欽聖出於勉強務從抑損今吾君
長矣若姑援以請此亦中策爾詔羣臣集議廟制忠恕
謂九廟非古若升先帝則十世之廟昉於今日於禮無
稽寶慶初詔求直言忠恕上封事陳八事一曰天人之
應捷於影響自冬徂春雷雪非時西雪東淮狂悖洊興
客星為妖太白見晝正統所係不宜諉之分野二曰人
道莫先乎孝送死尤為大事孝宗朝衣朝冠皆以大布

迨寧考以適孫承重光宗雖有疾未嘗不服喪宮中也
洎光宗上賓權燄方張莫有言者去秋禮寺受成胥吏
未嘗以義折衷慶元間再期而祥百僚始純服古今若
甫經練祭雖朝臣一帶之微不復有凶吉之別則是三
年之喪降而為期害理滋甚況人主執喪於內而羣工
之服無異常日是有父子而無君臣也三曰太母方卻
垂簾之請而慶壽前期陛下吉服稱觴播為詩什此世
俗之見非所以表儀於天下也四曰陛下斬然在疚大

昏之期固未暇問然非豫講夙定恐俚說乘間而入臣
所望於今日者亦曰嚴取舍而正法度廣詢謀而協公
議爾五曰陛下於濟王之恩自謂彌縫曲盡矣然不留
京師徙之外郡不擇牧守混之民居一夫奮呼闔城風
靡尋雖弭患莫副初心謂當此時亟下哀詔痛自引咎
優崇恤典選立嗣子則陛下所以身處者庶幾無憾而
造訛騰謗者靡所致力自始至今率誤於含糊而猶不
此之思臣所不解也六曰近幸儉佞之徒凡直言正論

率指為好名歸過夫好名歸過其自為者非也若首萌
逆億厭惡之心則自今言者望風見疑此危國之鴆毒
七曰當今名流雖已褒顯而搜羅未廣遺才尚多經明
行修如柴中行陳孔碩楊簡識高氣直如陳宓徐僑傳
伯放僉論所推史筆如李心傳何惜一官不俾與聞況
邇來取人以名節為矯激以忠讜為迂疏以介潔為不
通以寬厚為無用以趣辦為彊敏以拱默為靖共以迎
合為適時以操切為任事是以正士不遇小人見親八

曰士習日異民生益艱第宅之麗聲伎之美服用之侈
餽遺之珍向來宗戚閹官猶或間見今縉紳士大夫殆
過之公家之財視為已物薦舉獄訟軍伎吏役僧道富
民凡可以得賄者無不為也至其避譏媒進往往分獻
厥餘欲基本之不搖殆却行而求前也疏入朝紳傳誦
始魏了翁嘗勉忠恕以植立名節無墮家聲及是歎曰
忠獻有後矣真德秀聞之更納交焉忠恕又因輪對引
以伯父栻告孝宗之語曰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

臣欲求伏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語益剴切
忠恕自知不為時所容力請外補遂以直祕閣知贛州
抵郡才兩月言者指為朋比落職降兩官罷紹定三年
復元官進秩一等提舉冲佑觀卒遷一官致仕魏了翁
嘗許忠恕拳拳體國似浚撥繁劇劇似其父杓斂華就
實則有志義理之學嘗有聞乎棧之教矣

唐璘字伯玉古田人遊太學嘉定十年舉進士時臺臣
李安行奏次對官不許論邊事璘對策極詆之曰吾始

進可壞於天子之庭乎調吳縣尉有殺人于貨挾其舟
亡者有司求賊急屠者自告吾兒實殺之兒亦自誣伏
璘問舟安在錢何用其辭差為緩之果得賊大湖與舟
俱至舉縣感服縣有勢家治圃將鑿渠通舟謬言古有
渠常平使者主之璘視乾道故籍則誠民田也力爭迂
使者意移監縣稅璘遂以直聞調瑞州學教授用白鹿
洞教法崇禮讓後文藝士翕然知嚮監行在權貨務門
辟淮東運司催轄綱運官屬出師楚州盡瘁焉捷聞以

金人據淮陰欲乘勢取之璘言捷奏多誇詎得信乎須聚兵二十萬日費米斛餘五千緡錢餘二萬調夫幾萬人僅能使賊全師北去今出沒漣海謀結北邊政欲迭出撓我憂方大爾淮陰堅壘與楚城等濠之廣又過之我士疲丁困可一拔得乎恢復美名也而賈實禍僕竊危之不聽制司恥楚城之捷自趙范與葵出議贖淮陰二城為功洎聞金變即轉攻之我師死傷者六萬璘在兵間憤之著讜論直書其事上之知晉陵縣隣州田訟

至有泣懇諸使願送晉陵可否者制置使陳韓留守建
康辟為通判舉府事以聽監六部門擢監察御史臺吏
且至璘皇駭趨避不敢詣闕母曰人言此官好汝何得
憂乎璘曰此官須為朝廷爭是非一拂上意或迁權貴
恐重為大人累何得不憂母曰而第盡言吾有而兄在
勿憂璘拜謝入就職故事御史惟常服拜下有論奏繳
進至是獨召對緝熙殿令服窄衫面讀首疏奏天變而
至於怒民怨而幾於離海宇將傾天下有不可勝諱之

慮陛下謂此何時縱欲累德文過飾非疏遠正人狎昵
戚宦濁亂朝政自取覆亡宰相用時文之才為經世之
具不顧民命輕挑兵端不度事宜頓空國帑委政厥子
內交商人賄塗大開小雅盡廢瑣瑣嫵姪敢預邪謀視
國事如俳優以神器為奇貨都人側目朝士痛心蓋正
無將之誅以著不忠之戒崔與之操行類楊綰雖修途
莫景力不逮心而命下之日聞者興起喬行簡頗識大
體朝望稍孚而除授偏私事多遺忘宜擇家相贊宗子

輔民物以慰父母之望母使天變寢極人心愈離也上
為改容又請號召土豪經理荆襄亟擇帥臣安集淮西
帝嘉納至問邊事甚悉璘感激知遇自是彈擊無所避
再疏鄭清之妄庸誤國乞褫職罷祠其子士昌招權納
賄拔庸將為統帥起賊吏為守臣乞削籍廢棄鄭性之
懦而多私黨庇姦庸臣受其改官舉狀嘗蒙薦之陛下
國事至此不敢顧私李鳴復甘心諂鄭損得薦入朝適
清之議張天綱之獄迎合從輕遂擢臺端會趙枕夫遣

史寅午囑清之父子鳴復又結寅午得登政府會杜範
亦論鳴復不行而範去璘遂力勾外疏七上授廣西運
判改知嘉興府尋改江東運判時邊事急置四察訪使
就詔璘分建康太平池州江西璘揭榜馬前咨所部以
利害又戒土豪團結漁業水手茶鹽舟夫蘆丁悉備燎
舟之具人人思奮即選將總二州兵舟以耀敵檄當途
宿設戰具防采石撥和糴續生券且奏損總領所錢二
十萬緡助江防軍聲大振尋升直華文閣知廣州廣東

經畧安撫使梅州寇作璘示以威信寇尋息江淮旱議
下廣右和糴璘言公家赤立糴本無所辦終恐日取於
民非臣不敢撥本召釁重朝廷多事之憂明年上章乞
致仕帝思見之亟命入奏擢太常少卿尋丁內艱璘居
喪哀毀不食久之疾革卒璘立臺僅百日世謂再見唐
介至切劘上躬盡言無隱帝益嚴憚之居官大節則母
教之助為多

論曰觀高定子在西陲政業著聞矣斯得屢起而屢仆

於權臣之手及其再起宋事已非張忠恕論濟邸事有
父祖風焉唐璘者亦可謂古之遺直

宋史卷四百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三十八

史部

宋史卷四百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九

婁機

沈煥

舒璘附

曹彥約

范應鈴

徐經孫

婁機字彥發嘉興人乾道二年進士授鹽官尉丁父憂服除調含山主簿郡委治銅城圩八十有四役夫三千

有奇設廬以處之器用材植一出於官民樂勸趨兩旬
告畢七攝鄰邑率以治績聞調於潛縣丞輕賦稅正版
籍簡獄訟興學校遭外艱免喪為江東提舉司幹辦公
事易淮東已而復舊改知西安縣巨室買地為塋域發
地遇石復索元價機曰設得金將誰歸通判饒州平反
冤獄蜀帥袁說友辟參議幕中不就改幹辦諸司審計
司轉對請裁損經費又論刑名疑慮之敝遷宗正寺主
簿為太常博士祕書郎請續編中興館閣書目又請寬

恤淮浙被旱州縣時皇太子始就外傳遴選學官以機
兼資善堂小學教授機日陳正言正道又以累朝事親
修身治國愛民四事手書以獻太子寘之坐右朝夕觀
省隨事開明多所裨益遷太常丞仍兼資善旋遷右曹
郎官祕書省著作郎改兼駕部都城大火機應詔上封
事力言朝臣務為奉承不能出已見以裨國論外臣不
稱職至苛刻以困民財將帥偏裨務為交結而不知訓
閱以彊軍律時年七十旬間不許太子得機所著廣干

祿字一編尤喜命戴溪跋之擢監察御史講未退而除
命頒太子戀戀幾不忍舍機亦為之感涕論京官必兩
任有舉主年三十以上方許作縣又論郡守輕濫太甚
貽害千里蘇師旦怙勢妄作蒙蔽自肆語及者皆罪去
而獨憚機韓侂冑議開邊機極口沮之謂恢復之名非
不美今士卒驕逸遽驅於鋒鏑之下人才難得財力未
裕萬一兵連禍結久而不解奈何侂冑聞之不說其議
愈密外廷罔測又上疏極論雖密謀人莫得知而羽書

一馳中外皇惑侍御史鄧友龍初不知兵騰書投合妄薦大將既召還專主此議機語友龍曰今日孰可為大將孰可為計臣正使以殿巖當之能保其可用乎遷右正言兼侍講首論廣蓄人才乞詔侍從臺諫學士待制三牙管軍各舉將帥邊郡一二人召問甄拔優養以備緩急進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詔遣宣諭荆襄機昌言曰使往慰安人情則可必欲開邊啟釁有死而已不能從也泗州捷聞愈增憂危且曰若自此成功以攄列

聖之宿憤老臣雖死亦幸謫官但恐進銳退速禍愈深耳友龍至不能堪曰不逐此人則異議無所回機遂以言去侂冑誅召為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還朝言至公始可以服天下權臣以私意橫生敗國殄民今當行以至公若因私恩未報首為汲引私讐未復且為沮抑一涉於私人心將無所觀感矣又言兩淮招集敢勇不難於招而難於處若非繩以紀律課其勤惰必為後害仍請檢校權臣內侍等沒入家貲專為養兵之助機里

人有故官吏部喪未舉而子赴調者機謂彼既冒法禁而部胥不之問即撻數吏使之治葬而後來聞者避之兼太子詹事著歷代帝王總要以裨考訂遷給事中海巡八廂親從都軍頭指揮使年勞轉資恩旨太濫乞收寢未應年格之人年已及者予之帝稱善良久飛蝗為災機應詔言和議甫成先務安靜葺罅漏以成紀綱節財用以固邦本練士卒以壯國威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擢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進參知政事當干戈

甫定信使往來之始瘡痍方深敝蠹紛然機彌縫裨贊
甚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
不避嫌怨有舉員及格當改秩作邑而必欲朝闕機曰
若是則有勞者何以勸孤寒者何以申若至上前自應
執奏堂吏寄資未仕而例以升朝官賞陳乞封贈機曰
進士非通籍不能及親汝輩乃以白身得之耶嘉定二
年八月行皇太子冊命機攝中書令讀冊九月祀明堂
為禮儀使數上章告老帝不許皇太子遣官屬勉留之

以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力辭提舉洞霄宮以歸遂卒贈
金紫光祿大夫加贈特進機初登第其父壽戒之曰得
官誠可喜然為官正自未易爾機撫其弟模棟卒為善
士居鄉以誠接物是非枉直判於語下不為後言人憚
服之稱獎人才不遺寸長訪問賢能疏列姓名及其可
用之實以備采取其所薦進亦不欲人之知也所著復
有班馬字類機深於書學尺牘人多藏棄云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試入太學始與臨川陸九齡為友

從而學焉乾道五年舉進士授餘姚尉揚州教授召為太學錄以所躬行者淑諸人蚤暮延見學者孜孜誨誘長貳同僚忌其立異會充殿試考官唱名日序立庭下帝偉其儀觀遣內侍問姓名衆滋忌之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言路以為訕已請黜之在職才八旬調高郵軍教授而去後充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高宗山陵百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

煥亟言於安撫使鄭汝諧曰國有大戚而臣子安樂自如安乎汝諧屬煥條奏充修奉宮移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重則妄舍菲食自安不煩殫効而須索絕矣於是治並緣為姦者追償率斂者支費頓減歲旱常平使分擇官屬振恤得上虞餘姚二縣無復流殍改知婺源三省類薦書以聞遂通判舒州閒居雖病猶不廢讀書拳拳然以母老為念善類凋零為憂卒丞相周必大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

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煥人品高明而其中未
安不苟自恕常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
始可以言學追贈直華文閣特謚端憲煥之友舒璘

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補入太學張栻官中都璘
往從之有所開警又從陸九淵遊曰吾惟朝於斯夕於
斯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矣乎朱
熹呂祖謙講學於婺璘徒步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敝
床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為美境舉乾道八年進

士兩授郡教授不赴繼為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或忌
璘所學望風心議及與璘處了無疑間為徽州教授徽
習頗異詩禮久不預貢士學幾無傳璘作詩禮講解家
傳人習自是其學寢盛丞相留正稱璘為當今第一教
官司業汪達首欲薦璘或謂璘舉員已足達曰吾職當
舉教官舍斯人將誰先卒剡薦之知平陽縣郡政頗苛
及璘以民病告辭嚴義正守為改容秩滿通判宜州卒
璘樂於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啟迪後進

則璘不敢多遜袁燮謂璘篤實不欺無毫髮矯偽楊簡
謂璘孝友忠實道心融明樓鑰謂璘之於人如熙然之
陽春淳祐中特謚文靖

曹彥約字簡甫都昌人淳熙八年進士嘗從朱熹講學
歷建平尉桂陽司錄辰溪令知樂平縣主管江西安撫
司機宜文字知澧州未上薛叔似宣撫京湖辟主管機
宜文字漢陽闕守檄攝軍事時金人大入郡兵素寡弱
彥約搜訪土豪得許高俾總民兵趙觀俾防水道党仲

昇將宣撫司軍屯郡城金重兵圍安陸遊騎闖漢川彥
約授觀方畧結漁戶拒守南河觀逆擊斬其先鋒且遣
死士焚其戰艦晝夜殊死戰北渡追擊金人大敗去又
遣仲昇劫金人砦殺千餘人仲昇中流矢死奏觀補成
忠郎漢川簿尉贈仲昇修武郎官其後二人彥約以守
禦功進秩二等就知漢陽嘉定元年詔求言彥約上封
事謂敵豈不以歲幣為利為其所向輒應所求輒得以
我為易與而縱其欲莫若遲留小使督責邊備假以歲

月當知真偽設復大舉則民固已怨矣欲進而我已戒
嚴欲退而彼有叛兵決勝可期矣尋提舉湖北常平權
知鄂州兼湖廣總領改提點刑獄遷湖南轉運判官時
盜羅世傳李元礪李新等相繼竊發桂陽茶陵安仁三
縣皆破壞地千里莽為盜區彥約至彼督運人心始定
遷直祕閣知潭州湖南安撫時江西言欲招安李元礪
朝命下湖廣議招討之宜彥約言今不行討捕徇招
安失朝廷威重若元礪設疑詞以欺重兵則兵不可撤

成民不得安業元礪果不可降彥約乃督諸將逼賊巢而屯擊破李新於鄆洙新中創死衆推李如松為首如松降遂復桂陽世傳素與元礪有隙至是密請圖元礪以自效彥約錄賞格報之且告於朝又予萬緡錢犒其師世傳遂禽元礪彥約還長沙未幾復出督戰餘黨悉平世傳既自以為功遲留以徼重賂彥約諭以不宜格外邀求時池州副都統許俊駐兵吉之龍泉厚賂以結世傳超格許轉官資世傳遂以元礪解江西胡渠為右

司欲以世傳盡統諸峒而為之帥悉徹江西湖南戍兵
彥約固爭之渠不悅然世傳終桀驁不肯出峒彥約密
遣羅九遷為間誘胡友睦許以重賞友睦遂殺世傳江
西來爭功不與校擢侍右郎官以右正言鄭昭先言寢
其命久之以為利路轉運判官兼知利州關外乏食彥
約悉發本司所儲減價遣糶勸分免役通商蠲稅民賴
以濟時沔州都統制王大牙驕橫制置使董居誼既不
得其柄反曲意奉之彥約以蜀之邊面諸司並列兵權

不一微有小警紛然奏議理財者歸怨於兵弱握兵者歸咎於財寡乃作病夫議獻之廟堂曰古之臨邊求一賢者而盡付之兵權兵權正則事體重兵權專則號令一今廟堂之上患士大夫不奉行詔令惡士大夫不恪守忠實故雖信而用之又以人參之雖以事權付之又從中御以繫維之致使知事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事卒有緩急各持已見兵權財計互相歸咎昔秦隴之俗以知兵善戰聞天下自吳氏世襲以來握兵者志

在於怙勢不在於尊上用兵者志在於誅賞不在於息
民本原一壞百病間出至有世將已叛而宣威不覺四
郡已割而諸將不知更化之後逆黨既誅而土俗人心
其實未改任軍官而領州事者易成藩鎮之權起行伍
而立微効者漸無階級之分由阜郊以至宕昌則隴西
天水之地其忠義民兵利在戰鬪緩急之際固易鼓率
若其恃勇貪利犯上作亂則又不止於大軍而已苟不
正其本原磨之以歲月漸之以禮義未見其可也今日

之領帥權者必當近邊境必當擁親兵有兵權者必當
領經費必當寬用度至於忠義之兵又須有德者以為
統率擇知書者以為教導如古人所謂教民而後用之
也今議不出此乃欲幸勝以為功苟安以求免誤天下
者必此人也時朝論未以為然差知寧國府又改知隆
興府江西安撫居亡何蜀邊被兵內有張福莫簡之變
彥約之言無一不驗遷大理少卿又權戶部侍郎以寶
謨閣待制知成都彥約乞赴闕奏事不允又申省乞入

對不報改知福州又改知潭州彥約力辭提舉明道觀
尋以煥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理宗即位擢兵部侍郎
兼國史院同修撰寶慶元年入對勸帝講學防近習次
言當以慶歷元祐聽言為法以紹聖崇觀諱言為戒比
年以來有以賣直好名之說見於奏對者願陛下倚忠
直如著龜去邪佞若蠱賊其有沮撓讜言者必加斥逐
會下詔求言彥約上封事曰陛下謹定省以事長樂開
王社以篤天倫孝友之行宜足以取信於天下然兄弟

至親猶誤於狂妄小人之手道路異說猶襲於尺布不
縫之謠臣以為守法者人臣之職也施恩者人主之柄
也漢淮南王欲危社稷張蒼馮敬等請論如法文帝既
赦其罪廢徙王不幸而死封其二子於故地此往事之
明驗本朝太宗皇帝之所已行也今若徇文帝緣情之
義法太宗繼絕之意明示好惡無隙可指雖不止謗而
謗息矣又言陛下求言之詔惟恐不逮然外議致疑以
為明言文武似或止於搢紳泛言小大恐不及於常布

引而伸之特在一命令之間耳又薦隆州布衣李心傳
素精史學乞官以初品寘之史館從之尋兼侍讀俄遷
禮部侍郎加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授兵
部尚書力辭不拜改寶章閣學士知常德府陞辭言下
情未通橫斂未革帝曰其病安在對曰臺諫專言人主
不及時政下情安得通包苴公行於都城則州郡橫斂
無可疑者提舉崇福宮卒以華文閣學士轉通議大夫
致仕贈宣奉大夫嘉熙初賜諡文簡

范應鈴字旂叟豐城人方娠大父夢雙日照庭應鈴生
稍長厲志於學丞相周必大見其文嘉賞之開禧元年
舉進士調永新尉縣當龍泉茶陵溪峒之衝寇甫平喜
亂者詐為驚擾應鈴廉得主名捽而治之縣十三鄉寇
擾者不時安撫使移司兼郡初奏弛八鄉民租二年詔
下如章既而復催以檢核之數應鈴力爭不從即詣郡
自言反覆數四帥聲色俱厲應鈴從容曰某非徒為八
鄉貧民乃深為州計耳民貧迫之急將以不肖之心應

之租不可得而禍未易弭也帥色動令免下戶既出令復徵之應鈴歎曰是使我重失信於民也又力爭之訖得請民大感悅有大姓與轉運使有連家僮恣橫厲民應鈴咎而繫之獄郡吏庭辱令應鈴執吏囚之以狀聞調衡州錄事總領聞應鈴名辟為屬改知崇仁縣始至明約束信期會正紀綱曉諭吏民使知所趨避然後罷鄉吏之供需校版籍之欺蔽不數月省簿成即以其簿及苗稅則例上之總領所自此賦役均矣夙興冠裳聽

訟發摘如神故事無不依期結正雖負者亦無不心服

真德秀扁其堂曰對越將代整治如始至歲杪與百姓
休息閣債負蠲租稅釋囚繫恤生瘞死崇孝勸睦仁民
厚俗之事悉舉以行形之榜揭見者嗟歎調提轄文思
院幹辦諸軍審計添差通判撫州以言者罷與祠丁內
艱服除通判蘄州時江右峒寇為亂吉州八邑七被殘
燬差知吉州應鈴慨然曰此豈臣子辭難時耶即奉親
以行下車首以練兵足食為先務然後去冗吏覈軍籍

汰老弱以次罷行應鈴洞究財計本末每鄙權酷興利
斬五邑悉改為戶吉舟車之會且屯大軍六萬戶人勸
之權應鈴曰理財正辭吾縱不能禁百姓羣飲其可誘
之利其羸耶永新禾山羣盜嘯聚數日間應者以千數
應鈴察過客趙希邵有才畧檄之攝邑調郡兵結隅保
分道擣其巢穴禽之誅其為首者七人一鄉以定贛叛
卒朱先賊殺主帥應鈴曰此非小變也密遣謀以厚賞
捕之部使者劾其輕發鑄一官閒居六年養親讀書泊

如也起廣西提點刑獄力辭踰年乃拜命既至多所平
反丁錢蠹民力奏免之召為金部郎官入見首言今以
朝行暮改之規撫欲變累年上翫下慢之積習以悠悠
內治之敝政欲圖一旦赫赫外攘之大功又曰公論不
出於君子而參以逢君之小人紀綱不正於朝廷而牽
於弄權之閹寺言皆讜直識者韙之遷尚左郎官尋為
浙東提點刑獄力勾便養改直秘閣江西提舉常平併
詭挾三萬戶風采凜然丁外艱服除遷軍器監兼尚左

郎官召見奏曰國事大且急者儲貳為先陛下不斷自
宸衷徒眩惑於左右近習之官轉移於宮庭嬪御之見
失今不圖姦臣乘夜半片紙或從中出忠義之士束手
無策矣帝為之動容屬鹽法屢變商賈之贏上奪於朝
廷之自鬻下奪於郡都之拘留九江豫章扼其襟喉江
右貧民終歲食淡商與民俱困矣應鈴力陳四害願用
祖宗入粟易鹽之法授直寶謨閣湖南轉運判官兼安
撫司峒獠將何三族聚千餘人執縣令殺王官帥憲招

捕逾年不至應鈴曰招之適以長寇亟捕之可也即調飛虎等軍會隅總討之應鈴親臨誓師號令明壯士卒鼓勇以前禽將時選父子及兇渠五人誅之脅從者使之安業未一月全師而歸授直煥章閣上疏謝事不允擢大理少卿再請又不允一旦籍府庫核簿書處決官事已遂及家務纖悉不遺僚屬勸以清心省事曰生死數也平生學力正在今日帥別之傑問疾應鈴整冠肅入言論如平常之傑退修然而逝應鈴開明磊落守正

不阿別白是非見義必為不以得失利害動其心書饋
不交上官薦舉不徇權門當官而行無敢撓以非義所
至無留訟無滯獄繩吏不少貸亦未嘗沒其貲曰彼之
貨以悖入官又從而悖入之可乎進修潔案姦贓振樹
風聲聞者興起家居時人有不平不走官府而走應鈴
之門為不善者輒相戒曰無使范公聞之讀書明大義
尤喜左氏春秋所著有西堂雜著十卷斷訟語曰對越
集四十九卷徐鹿卿曰應鈴經術似兒寬決獄似雋不

疑治民似龔遂風采似范滂理財似劉晏而正大過之
人以為名言

徐經孫字中立初名于柔寶慶二年進士授瀏陽主簿
潭守俾部牙契錢至州有告者曰朝廷方下令頒行十
七界會令若此錢皆用會小須則幸而獲大利矣經孫
曰此錢諸保司出諸公庫吾納會而私取取其錢外欺
其民內欺其心奚可哉詰旦悉以所部錢上之其人驚
服有愧色辟永興令知臨武縣通判潭州帥陳韓雅相

知事必咨而後行秩滿由豐儲倉提管進權轄國子博士兼資善堂直講為監察御史劾京尹厲文翁言偽而辨疏入留中宣諭至再即日出關上遣使追之不及進直寶章閣福建提點刑獄號稱平允歲餘升安撫使召為祕書監兼太子諭德經孫為安撫時韓家居門人故吏有撓法者不得逞相與搖撼至是韓起家判本郡懷私逞忿無復交承之禮即日劾奏通判語侵經孫謂席卷府庫而去於是罷通判削其秩經孫造朝具白於政

府事上聞帝大怒諭宰執曰陳韓老繆至此宜亟罷之
於是經孫再詣政府言某韓門生也前日之白公事也
苟韓以是得罪人謂我何請之不置俾自乞閒明通判
無罪識者遽之遷宗正少卿起居舍人起居郎入奏君
人者當守理欲之界限遷刑部侍郎兼給事中升太子
左庶子太子詹事輔導東宮者三年數陳經義隨事啟
迪太子入侍必以其所講聞悉奏之帝未嘗不稱善景
定三年春雷詔求直言經孫對曰三數年來言論者以

靖共為主有懷者以譁訐為戒忠謹之氣鬱不得行上帝降監假雷以鳴切中時病公田法行經孫條其利害忤丞相賈似道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未踰月諷御史舒有開奏免罷歸授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不授拜端明殿大學士間居十年卒贈紫金光祿大夫經孫所薦陳茂濂為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遂以親老謝歸終身不起

論曰嗚呼寧宗之為君韓侂冑之為相豈用兵之時乎

故婁機力止之小學之廢久矣而機獨知致力於此沈
煥舒璘學遠識明曹彥約可與建立事功范應鈴赫然
政事如神明徐經孫清慎有守卒以爭公田迂賈似道
去國君子稱之

宋史卷四百十

謹案卷四百九第十四頁後七行進孝宗繫年要
錄綱目刊本孝訛高據前後文改

卷四百十第十一頁後四行以紹聖崇觀諱言為
戒刊本戒訛成據監本改

第十七頁後七行謂席卷府庫而去刊本席訛廣
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朱文佐

謄錄舉人臣李駟